

中華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第四冊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發行

中國文學精華
史記精華 (全四册)

◎

實價國幣一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上海澳門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五七）

—— 傳人名國中 年百近 ——

李鴻章

章息予著 五角

李鴻章，是中國近百年來重要人物之一，他個人的傳記，簡直與當時中國的歷史分不開來。而當時的中國則正在劇變開始的大時代中，他的舉措，影響於國情者，至今不衰。本書即着眼於時世的演變，而敘述他的重要事蹟，自平吳之役至辛丑議和止，前後凡八章，均冠以時代之說明，不斤斤於個人功罪的論評，尋究其成敗的背景，明白指出，使讀者對於這個大時代的情勢，得深

考。用作初中學生學習考，最為相宜。

李鴻章遊俄紀事

王光祈譯述 三角五分

本書譯自俄國帝俄時代國務總理維特 (Vitte) 伯爵之筆記。維特為帝俄時代的大政治家，親與中俄密約之議，其所記載，皆當時所身歷者。此項筆記，各國皆有譯述。共分四章：(一) 與李鴻章談判並締結中俄條約；(二) 加冕 (Chodvnik) 與日締結高麗條約；(三) 遼東半島之占領；(四) 拳亂與我們的遼東政策，為中俄外交史上翔實可貴的史料。關心我國邊事者，允宜一讀。

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

· 章鴻李名一 ·

梁啟超著

原售三角
改售二角五分

本書一名李鴻章，因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故敘述中國四十年來大事，不啻為李鴻章作傳也。全書仿西人傳記之體，載述李鴻章一生行事，敘述所至，即加以論斷，使後之讀者，由其治事之如何，而測知其為人何若。其於李鴻章為政之得失，書中多為解勝之言，頗有與俗論異同者。並錄「中東和約」，「中俄密約」，「義和團和約」等全文，因李鴻章事蹟之原因與結果，與此等公文有關係者甚多，讀者可從此加以推究也。本書為治近代史者所必讀。

中華書局出版

清 · 代 · 掌 · 故

乾隆英使觀見記

馬憂爾尼著
劉半儂譯述

大本七角
小本二角

自西人航海東來，壯遊之士，筆其見聞以告邦人子弟者，馬可波羅而後繼起之書已一千數百種，而其中紕繆駁雜，肆爲妄談者居十之一二，而據拾浮言，結構一本臆測者居十之五六，唯卡爾女士之慈禧寫照記，濮蘭德之慈禧外紀及本書，或本躬歷，或根考據，類能剔抉隱闕，道人未道，能補正史之缺，爲愛讀筆記者所珍，足以流傳久遠者也。此爲英使馬憂爾尼自述，凡純皇之起居、政見，內庭服御之侈靡，朝臣之庸曠，有司百僚之趨踰奔走，酬應供張之繁縟，編戶齊民之活計疾苦，罔不按其目擊耳食所及，一一記之。而於叩首禮之爭執，諸家筆記記載之未備者，陳述尤詳。

慈禧外紀

濮蘭德·白克好司著
陳詒先·陳冷汰譯述

一冊 三角五分

本書內容，凡關於慈禧之家世，幼時之生活，被選入宮，慈禧之末日，慈禧賓天及奉安之禮，以及三次訓政時之軍政、外交，如載垣逆謀，吳可讀之尸諫，百日變法，戊戌政變，拳亂，庚子年對外之文牘等等，均詳載靡遺。其中有景善日記，爲吾國所無之本，於庚子年官府事情，言之歷歷，尤爲可貴。全書材料多爲外間不常見者，敘述極饒趣味，手此一卷，令人讀之，樂而忘倦。

中華書局出版

清室外紀

大本 八角
小本 二角

著 司好克白 · 德蘭濮
譯 合先詒陳 · 汰冷陳

全書分十四章，詳述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各帝一身事業及其品性與才能，均分別記載；並將慈禧之家世，幼時之生活，以及被選入宮，三次訓政，以及其他宮庭軼事，宗室瑣聞等，大半皆以小說體裁敘述之，閱之令人忘倦。關於庚子年拳亂之事故，亦有詳確之記載。

慈禧寫照記 卡爾爾女士著 陳銳譯

▶ 小本二角 ◀ 大本八角 ▶

本書所述分大內祭祝，萬壽儀節，慈禧之起居習慣，服飾習覲，朝覲，游覽，交際暨寢宮之陳設等。凡關於御用物之華貴，李蓮英之權勢，宮眷之待遇以及各種軼事趣聞，均繪影繪聲，纖微必錄。

慈禧外紀 大本一元二角 小本三角五分

著 司好克白 · 德蘭濮
譯 合先詒陳 · 汰冷陳

中華書局

≡ 輯 選 生 舜 左 ≡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

並裝二冊 一元八角

此書錄自清末以來之著名紀載，起道光季年，迄辛亥革命，凡近百年間之重要史蹟，如雅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天國，平定捻匪，戡定新疆，中英間之滇案交涉，中俄間之伊犁交涉，中法、中日兩次之兵事，慈禧與光緒帝之猜嫌，戊戌政變之實況，庚子拳匪之起源及其結果，清季蒙古、西藏之交涉，以及辛亥革命之成功，均一一按其條貫，明其因果，擇尤選刊。

中國近百年史資料續編

並裝二冊 一元八角

本編選輯自太平天國至民國六年之史料，計三十餘篇，不惟紀載忠實，文字亦有聲有色。其中如俞明震之「台灣八日記」，詳述台灣被割後，我愛國健兒在台灣最後奮鬥之情形，歷歷如繪，不惟可作研究甲午中日戰爭史者最有價值之參考，且足以振起我民族禦侮愛國之精神。其他如勞乃宣之「義和拳教門源流考」，陸樹德之「庚子拳變後津京間之慘狀」等，均為目前極不容易搜集之史料。

中華書局出版

史記精華 卷四

樊鄴滕灌列傳 樊噲論

傳中凡用從字、別字冠首，下即次以賜爵，益食，遷官之名數，是亦紀功一格。又傳中語破曰定，曰下，曰絕，曰降，曰屠，曰圍，曰取，曰卻敵，曰先登，曰陷陣，曰最，皆以各書其戰陣之績，大略與曹參周勃同例。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閭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閒守軍於扛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

以上紀噲戰陣之功甚略，及大噲救鴻門之急獨詳。

長社轅轅，絕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犇，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一、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提醒。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

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諂讓項羽，沛公事幾殆。一 一束收前，有萬鈞力。

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釐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壤東，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煑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旣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

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邛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一通總上。

至此總數功勞，
纔不散漫。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此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

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繁之後，不以年月次也，則文體整潔。流涕數語，三反四覆，情詞俱竭，直是子長筆力。

亦爲臨光侯句，筆端欲舞。

追言。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一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一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一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媵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旣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

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綰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 陸賈

寫酈生狂態有
生色。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

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省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

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

民人以食爲天，
句此段綱領。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廩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

天下知所歸句
爲下文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所
歸句張本

開口便得肯綮。

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下，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

與前歸漢句相
喚應。

上以知不知，此
以下不下，首尾
設爲反正之詞，
以聳其聽。

此數言，益見酈
生輕死，外身
世之意。

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剗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應前齊國可得有句。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應前齊國未可保句。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已，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

若更言。齊王遂享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魑結魑其髮而結之。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

足下以下數句，一一應在後。

新造二句，應上區區之越，掘燒二句，應上親戚昆弟句，使一偏將三句，應上禍且及身句，下一似字活落語。

尉他意折而語猶偏強。

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與前箕踞相應。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遂也。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

拜尉他爲越王，應起處，而加一卒字於上蓋歸功生云。

有五男以下，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人情、世態，如見其家庭間，其委曲。

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居，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

數見不鮮，言無見不鮮美之物，以久恩我也。

連下念字，而曲逆侯憂國之心具見。

上云賈度不能爭，此云平患之力不能爭，蓋兩人同心爲國，故賈能揣平之念如此。

生一言而定社稷。

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爲也。」

呂太后時，

接上。

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

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

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

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

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

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一作豫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

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

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

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

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

使南越下首尾
陸生傳，恣生佐
漢之功，此其最
著者，故賈誼云。

敬傳直敘四事，
都關中定萬世
之安是矣。逆睹
夷情，遷徒強宗，
亦其智也。獨啓
和親之端，爲萬
世恥耳。

運用德字爲眼
目。

此遊漢廷公卿閒，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劉敬叔孫通列傳 全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

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一旦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

比隆二字，首尾
喚應。

書即日見高帝
從諫如轉圜。

以可擊不可擊
爲眼目。

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一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略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

晉皆以斬句，與上使者十輩句，相顧應。

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接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等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

竟不能造句，與上欲造句相顧應。

備胡都關中兩事，結案在此。

遺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一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不載敬所終。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

此傳專寫通之
希世取容，與時
變化處。

喜字與上怒字
相顯。

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四匹，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希世。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

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皆喜，至稱爲聖人，先言此後言彼，文有貫串。

之。希世。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希世。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希世。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敘兩生不行語，摹寫希世處。叔孫通笑曰：「若真鄙

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

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

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隸，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

設兵張旗志。一作幟。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

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

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

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

爲字與上二爲字相應。

欲敘其下儀以先以儀字喚起。

後連用儀字相應。

云用以次字，三用以下字，陳列

整然，雖未嘗至闕廷者，亦可以

想漢儀矣。

喜字與上罵字
相顧。

欲易太子與下
遂無易太子首
尾相喚應。

覽通諫易太子
數語凜凜然有
正氣，然向使高
帝未老，呂后不
強度，如意可據
太子位，又安知
不反其說以阿
意邪？

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反應不知時變。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

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此

亦其文主之過希世餘波處。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

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亦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

世一二字，是希篇杜子。
通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誦，道固委蛇也。

此傳逐段敘，段多有結。

此周氏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并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處。
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誦，道固委蛇，晉移。蓋謂是乎？

季布爨布列傳 全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一篇綱領。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

兩心知字一意，
皆史氏揣摩之
言。

曰：「布數爲項羽窘，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一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

動天下。」有生色。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一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卽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應上。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

季布爲曹丘生所收，只是一好譽，乃隨其計耳。

漢時，此輩爲世所重。

附丁公，只因高帝不殺季布上帶來，見季布忠於項王。數語連用十丁公字。

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結一季布弟季心，餘波。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蓋字。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一總結。季布母弟丁公，餘波。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遂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與數容漢相應。及項王滅，丁公議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

借布自言，鑿其生平，以結前案。

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

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一則重其死，一則不重其死，要皆略有見於義者。而太史公且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一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應前勇字。也，其計畫無復。復一作冀。之耳。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論

主在二句，只是形容與國同休戚意。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帝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生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怨也。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一結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

兩及字緊緊接
反上是文中轉
折處。

曰上弗用，曰上
弗聽，爲下文悔
不用公言張本，
是文中點綴處。
謂有高行不足
毀名，正是蠱人
主心術，比之併
優解慍。

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爲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

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同護。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
盜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盜
由此名重朝廷。一結

袁盎常引大體忼慨，綱宦者趙同以數幸，謂以計數見幸。常害袁盎，袁

盎患之。盜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盜曰：「君與鬪，廷辱之，使其
毀不用。」孝文帝出，目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
尺輿者，皆天下豪英，引大體。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
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目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
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盜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引大體。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
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目上幸上林，
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盜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引大。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疑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盜金五十斤。

然袁盜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一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盜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更無餘事也。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盜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盜。一盜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盜。袁盜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盜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盜卽跪說。漢書作起說是。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

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

盎素不好黽錯，

伏殺錯案。

黽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黽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黽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黽錯

錯之欲治盎，以反也，所謂先自行陰賊以陷人，宜其禍不旋踵。

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省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一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追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盎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知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陔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

無故增出劇孟，
問答甚高，子長
只是借他人寫
出胸次事。

曰：「公幸有親，我不可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

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鬪雞走狗。

虛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

待之。

實

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

「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
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
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一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
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

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一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張釋之馮唐列傳 全

張釋之學問作
用大略從黃老
中來。
此傳或稱釋之，
或稱廷尉，或稱
張釋之，或稱張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

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

通篇以歷官次行事。

敘喬夫利口，情狀甚悉。

此篇用久之者五頃之三是好奇處。

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略而談。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一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諛諛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

嗇夫。一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一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絮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鄰，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

後文帝竟薄葬，蓋有感於是言。

立誅則已，啓人
君妄殺之心，斯
言誤矣。

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

又生王生點綴此傳惜其計不開。

王生令釋之結轎蓋黃老拙剛爲柔本旨與圯上納履事同三結轎字變換文法作三人言。

兩過字相應。

寫文帝謾問，與當時感慨中語耿耿如見。

尉由此天下稱之。結一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一王生者，過嚴。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鞿解，願謂張廷尉爲我結鞿。」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鞿？」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鞿，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又結。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尙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一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伏後案。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

太史公凡敘人父祖兄弟親戚，故舊皆闡鉅，非徒填塞侈漫者，觀此可見。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陛下句甚斬截，首尾相喚應。唐無他卓顯處，特以其論將帥一段爲絕古今，遂爲立傳。唐論將連稱大父與父，其不忘先訓可見，以太史公首次其以孝著爲中郎云。

鉅鹿下，令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應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應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猶云昧死。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提時事起案。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

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

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此言用李牧是以伯。一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

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

禽滅。此言不用李牧是以滅。一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與上軍市租二句相應。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

避，與上北逐單于五句相應。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夫士卒盡家人子，與上賞賜決於外，反說相形。起田中從軍，安和尺籍伍符，終日

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

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

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之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

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

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

今臣以下見所以不能用頗牧之故。

語精神，卽尙自曾不及此。

云是日見從諫之勇。

用與余善三字，見所載者非傳聞，也有含著。

傳中凡用恭敬，醇謹，孝等字，一篇領袖。

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續東語。一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

連用必字不字
字法轉換描寫
恭謹處極工。

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一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一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爭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繼了名萬石穀。一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總領前。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一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借客形主。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

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此與前子孫有過失一段相應。

四用建爲郎中令，起語喚醒精神。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洗發精神。

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近

身衣。廁牖，築椹短板。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一建

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

尊禮之。一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應前。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

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

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此與前其執喪二句相應。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

最甚，甚於萬石君。一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

與尾當五，羣。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

如是。一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驚。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

以下石氏所不稱處。

武帝大臣，多以罪誅，而慶爲相，克終者，正以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也。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總前御生烟波。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

末句，太史公始
終作傳深意。

此傳分合體三
篇，俱以結賓客
相傾爲精神。
世系詳外戚世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旣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諡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魏其武安侯列傳 全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一篇桂子。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一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

家中，故略。

寶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寶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寶嬰。暗

伏後案。寶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寶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一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寶，母如寶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

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伏後案。一孝

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借客形主。一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一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

相提二字，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之意。

出處若此，故帝曰沾沾自喜多易。

往來侍酒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聲領袖。賓客二字，一篇柱子後三用客字應之，及推戰趙綰等與天下。

人高遂賓客。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太后景帝。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一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切中魏其病。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爲蚡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暗伏後案。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附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

吏士天下郡國諸侯起家二千石之類，皆如此。兩人之聲起此。篇中如欲以傾魏其句，以故毀日至句，或以太后滋不悅句，武安日益橫句，愈益附武安句，武安由此滋驕句，魏其益疏不用句，專慕寫武安之驕與其傾魏其處，此是關鍵。彼兩人賓客並盛。

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一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接上綰爲丞相。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賓客。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伏後毀日至案。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賓客。王臧爲中郎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應前。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

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一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一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伏後所言皆聽。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賓客。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一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接上昌爲相，翟爲御史大夫案。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賓客。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賓客。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應前。薦人，應前。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

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一魏其失寶太后，益疏不用，無勢，反

應前武安以王太后故親辛。

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

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愈益附武安。

唯灌將

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爲後相得相死眼目過膩。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論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壯躍。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

寫得夫勇冠軍意。

將軍壯義之，以
此名聞天下。公莫弗稱之三
句，結構皆本願
取吳王若將軍
之頭以報父之
仇一句來。

剛直使酒四字，
足繫夫生平。

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只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結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又結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陰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一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伏後武安言夫家在潁川橫甚。潁川兒乃歌之曰：

先言兩失勢，兩相倚，見所以相得之故，為後相教張本。

兩人成豐處，極力描寫。

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下二往字，正應宜往字。

「穎水清，灌氏寧；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暗應前籍福之弔。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應前獨厚遇灌將軍。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灌夫字。過魏其侯，會

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

語魏其侯，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

武安侯。曲而省。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

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

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

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詳並。於是夫人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

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

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之。

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一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禍根。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應前。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一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伏後勅灌夫案。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

爾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觀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篇中歷次夫不慄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大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關鍵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郟。」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敘極細。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囁耳語！」武安爲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應前有太后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愧，爲

魏其不欲獨生，
爲後同罪之張
本。

時武安受淮南
金錢，魏其何不
指摘及此。

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甚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灌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腴而心謗，不仰事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

安國雖兩是之，而其詞則非夫矣。
歷載朝論兩人，是非具見。

石建所分別不載，大略右武安者。

此公孫弘所以中汲黯者也。

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籍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

此必大行時，皇
急不及隸之尙
書而後下耳，武
安輒以按悲夫！

史書報應甚速，
事未必真，特以
此爲擅權者之
戒。

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辭
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
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
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
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
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悲，病痲，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
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
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
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

傳末次淮南遺金一段，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太史公小論，言實而情慘，可爲實錄。

此直敘格。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則學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結案。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韓長儒列傳 全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

安國此語終飾詞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尙也。

張羽名由此顯。一結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伏後案。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伏後案。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應前。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善同議。卽欲以侏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首尾喚應。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省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

「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一 又結。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

此與左師觸龍
說實長安君相
類。

此雖俚語，然引
用甚切。

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總前。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又結。

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

據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爲句無疑。

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一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一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附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

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客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卽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

兩受金，兩言太后，蚡之罪章章也。太史公不載之，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於張湯傳見弘羊之意云。

知當世取舍，智也。智者，宜或失於薄，而安國乃又忠厚，貪嗜於財，宜其所舉皆汗墨，而安國又舉廉士。太史公所以抑揚其詞以釋之。

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裨一作祇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安國爲人，徒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揚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抑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揚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漢書作至他，言至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一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天子議

乃置相時蹇甚，
公既置相蹇愈，
二用蹇字，見其
數之不偶也。

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一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魏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一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總結。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又幸，又壯，書法奇甚。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論本情長儒
不得相卻以
儒之所舉而
不得為相者
為惜有味哉
言之也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肅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列傳 全

傳綜敘其事
以著其才略
氣之所以然
旁及軍吏士
之得志，以我
略世不平之
讀之，使人感
將軍於漢為
名將，而卒無
故，太史公極
深寫淋漓悲
可涕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獲首虜~~首虜多，為漢中郎。一廣從弟李蔡，客亦為郎，根皆為武騎常侍，~~獲首虜~~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伏數奇不封如令子當高常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一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

將軍印，還賞不行。數奇。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一

從百騎往，不見廣勇，所以載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精神正在重一前字。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實。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射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一本無將字。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

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射二。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日，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匪故弗從。

雙鉞相形，長短相見。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客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五用然亦字。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

載不諱言，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必如此，然後義備而旃，喘鼓舞。

事奇文亦奇。

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一了程案。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一數奇。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細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日胡騎得廣，數奇。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射三。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奇。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射四。嘗夜從

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陵尉與俱，廣瑣小處。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射五。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一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射六。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一廣廉，陡。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

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一廣爲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陡。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射七。專以射爲戲，竟

死。一廣之將兵，乏絕之處，陡。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

歷歷談廣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句，而總繳中之射，設射擊者，其將兵，應前衝陷折關，句而總繳中之奔射，胡白馬將與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句而總繳中之聞有虎，嘗自射者，又嘗爲虎傷，故曰亦爲所傷云。

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

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一其射，總結。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

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音律。以功爲侯者，

而廣軍無功。一數奇。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

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嚮，胡急擊之，

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

大黃射其裨將，射八。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

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

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因

蹟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此。

史氏抑揚予奪之妙。

此總前篇寫李廣數奇處。

三而字，二然字，有感慨。

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一數奇。

初接廣之從弟李蔡，枝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

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

以客形主。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

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

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

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

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得侯者也。一傳結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數奇。或失道，漢書或作惑。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

數奇二字，一篇
柱子。

三用大將軍令
長史句見大將
軍有故質李廣
意。

此天字與前時字命字相照應，總是數奇處。廣軍士大夫哭，一軍皆哭，傳至此，每句每字，勃勃欲生。

蔡自殺，下一亦字，顧盼前廣引刀自頸。

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一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了李蔡案。不對獄，國除。一李敢以校尉

善射，世將，與世
世受射相首尾。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反應前廉李氏陵遲衰微矣。一結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

太史公以陵被
購，至陵傳勿勿
如此，正亦得體。

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又結。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匈奴列傳

冒頓殺頭曼始末

冒頓擊東胡始末

匈奴遺漢書一

漢遺匈奴書二

首提東胡月氏
強盛爲後擊兩
圖張本。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

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此亦冒頓治兵之略。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闕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令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

單于以鳴鏑射頭曼，橫其之兵法也。以寶馬女子誘東胡，老子之學術也。

悉復收句，與漢關句，如蟬聯有力。

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爲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界上也，守處。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與前度河南

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蠻夷亦有人哉。

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也。

觀匈奴答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北州悉下，惟容漢耳。

相應。

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

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

占地步處。

敬問皇帝無恙，前

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雫淺奉書，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蘄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此重敘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唯述其婉語得體。

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僞邪，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爲辭，非畏而賂之也。卽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

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三十四，赤綈緣繪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

其事已在前，與前事在赦前意同，得尊中國體。

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猶薄惡也。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糝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俱蹈大道，與上俱由此道相應；下俱去前事，與此皆捐往細故相應。
 朕釋逃虜二句，即是所謂去前事也。
 只漢不過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匈奴無入塞二句，即前書長城以北二句意。
 前後三書，以約字爲眼目。

兩將軍爲一傳，太史公用意甚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

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單于無言章尼等。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穠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衛將軍驃騎列傳 全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

益封，由姊子夫爲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爲驃騎也。驃騎將略殊無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人奴之爲一句，生得母香罵足矣。爲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喻等爲伍之生同，或以人奴之生爲句者非是。詳次非辜之禍，已而非望之福，悲幸並至。以上詳青之所，以得通籍於后宮。以下歷敘青戰功。太史公爲青立

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媪。媪長女衛孺，次女少兒，卽去病母。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一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母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候家騎，從平陽主。一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以通少兒貴。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一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

傳而歷敘子夫之得幸甚詳見青之寵任以子夫故也此皆篇中關鍵。

鉗徒相青封侯，果應在此。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一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爲皇后。一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一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

傳中如皆領屬
車騎將軍皆屬
大將軍皆屬驃
騎之類又如驃
騎親貴比大將
軍重與大將
軍軍等秩祿與
大將軍等之類
皆一篇綱領

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作橋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

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實處。

此著大將軍得力甚多。

敖等四人功不同，故各敘朔等三人沮等三人功俱同，故合敘。敘諸將功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從大將軍，各三從大將軍，歸功青也。三人同封千三百戶，而三書之。

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隴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領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筭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

正文字鄭重處。漢書省其詞曰：以千三百戶封某某，則氣索矣。此傳敘兩將軍每一出兵後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可見匈奴之變，皆武帝窮兵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一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一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

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閼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

此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跡。

此傳多以詔代敘事。

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未了入塞罷兵。一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鍼線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了前案天子不誅，赦其

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續衛子夫后宮之體也。

以後多敘驃騎將軍事。

罪，贖爲庶人。一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爲東海都尉。一 此皆太史公著色處。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一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起驃騎將軍。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

敘軍功而曰從
驃騎，再從驃騎，
至封從驃侯，歸
功去病也。

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音律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

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貶青，與青並言則右青而貶去病，反覆其文自見。

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一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得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

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棊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狎，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作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平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

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與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

大將軍此戰，極爲奇絕，以不得並驃騎益封，故太史公極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
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差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正指此也。

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大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相當也。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太史公無限悲憤處。

一句窮甚略，詳見詔中。

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皆深入有功也。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一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略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詳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者。」王號。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山名。濟弓閭。水名。獲屯頭王。胡王號。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是役，大司馬遂
亡單于，斬首虜
萬餘，而不益封
故太史公前備
著大將軍戰獲
狀，而於驃騎則
但云捕斬多而
已，不著其級次，
此亦顯微而闕
闕也。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橐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軒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一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

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一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一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一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母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紕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平津侯列傳

平津侯

此傳暗以曲學阿世四字摹寫平津侯，極得其髓。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伏後。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屈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

兩言弘爲人隱
括一傳大旨

文學，蓄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
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
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仲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
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
夷無所用，阿世中之持正處。上不聽。一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
廣大，此希台上意處。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暗伏後案，實平津受用處。後
母死，服喪三年，應前。每朝會議，開陳其端，綱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
爭。阿世。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
術，上大說之。一結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綱不庭辯之，阿世。
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目天子常說，所言皆
聽，以此日益親貴。一結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綱以順上旨。
阿世。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

發十策，弘不得，
一弘非不能也，
希旨而見屈耳。

詳語意，實非管
而是，是以晏
自況，暗折波點。
曰上大悅之，曰
以此日益親貴，
曰上益厚遇之。

之，目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據此二言，卻是巧計。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一精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阿世中之持正處。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阿世。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曰上乃許之曰
愈益厚之五段
關鍵總見弘逢
時阿世故卒致
丞相封侯云

結 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一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目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一結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又討一結果。「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鷲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

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尙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一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西南夷列傳略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一 結 其外西自

此段不下百四十字，六用以什數字，五用最大字，而兩以此皆

字總結之，開闢
有法，昌黎途
道士序，柳州游
黃漢記二文發
端做此。

劉子玄謂此傳
具在相如集中，
子長因而錄之
者，然篇中盡述
鄙事，若果相如
自作，豈不一少
諱邪？至觀其敘
賦奏之後，有非
義理所向，故刪
取其要數句，則
其爲子長史筆
斷案，而非長卿
自作益明矣。

同師以東，北至樸榆，名爲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母常處，母君長，地
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
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結

司馬相如列傳

全書賦不載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
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景
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一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
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之賦。伏後案。會梁孝王卒，一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

兩用曾字，著長卿所以久宦游不遂之故。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就蓋至俚褻而尤可觀。復用繆字，應臨邛令繆爲恭敬之故。

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一本無下相如二字。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伏後喟然而歎案。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伏後厚分女財案。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

他人不下手處，
太史公備下手。

三游字相喚應。

劉須溪謂已失
身於司馬爲一
句，長卿故倦游
爲一句，重出長
卿二字，乃後人
不得其讀而添
之者。

此論所以作賦
之綱要。

「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一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應前。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此子長斷案。

非上意三字，喻
民本旨，太史公

特首揭之。

一篇文字，全然

爲武帝飾非，又

不全然道使者

有司不是也要

教百姓當一半

不是，兩責兩釋，

極得論機體。

不順者二句，關

繳前段意。

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
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不載。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
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
理所尙，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一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
夜郎西夷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
渠帥，用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見興師不遽。北征
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
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夷之長，常效貢職，
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匈奴西域。而爲善者未賞，巴蜀。故遣中郎將往

賓之。兩發卒之由。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

之事，戰鬪之患。本意未嘗令發兵。歸過於使者。驚懼子弟，憂患

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歸過於有司。皆非陛下之意也。精前。當行者或亡

逃自賊殺，亦責百姓不是處。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夫邊郡之士，又借邊郡諷之。聞

烽舉燧燔，皆擲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

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

符之封，盛稱爵位以掩之。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

南夷，此下方以正義贊之。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

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下又贊

階下以下，通續前意，漢文多此法。

其父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繳上非陛下意。悼不肖愚民之如此，繳上非人臣之節，與謚爲至愆之意。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繳上遣中郎將出賞

之段。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繳上邊士盡忠而行者死亡意。讓三老孝弟以不教

誨之過。繳上交兄之教不先之意。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

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與上皆

非陛下意相應。相如還報。一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

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

用事者多言其不便。一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

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

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

此寵字直與上
獨奈何相辱如
此辱字照應爲
眼目。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應轉卓王孫臨邛一段。卓王孫喟然而歎，反應前王孫大怒。自以得使女尙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反應前不分一錢。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駢，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此數語折難，進
言主意。

比禹事雖不類，
然正欲以明非
常。

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設詞。「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焚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淳出，汎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滅之，乃堙鴻水，決流疏河，漉沈贍蕃，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

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胼，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此言當。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此言非常。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絕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此言非常之功。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纆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罄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諄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

相如之文中，開有賦體。

夫拯民以下至
逸樂者也，括一
篇之意而總繳
之。

鷓鴣明羅者之喻，
所以計非常固
也。非常情所能度

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狎犸，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此言臻厥成，天下晏如意。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此封禪遺書所由作。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鷓鴣作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敵罔靡徙，形容辭屈之狀。因遷延而辭避。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

此詞愛愛款懇，
語厚意長，似貴
誼疏法。

吃而善著書，揚出相如爲人。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應前非其好。不慕官爵。一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二句一篇主意。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一上善之。一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賦不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旣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尙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賦不載。相如旣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一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一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書不載。馬司相如旣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父，禪肅然。一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

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

淮南衡山列傳

伍被諫淮南王書 論

此書明爽緊切，足以遏絕其邪謀，惜乎其恃之不終耳！
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柱，下分段照應。
此段極狀不民之欲亂，見得必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母爲吳王之聽。一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

民欲亂，如此而後至於失天下，以應結篇首百年之秦句。

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一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始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一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

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帝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一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水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

吳楚較言，只兩言而決。

微子一段，有無限感慨悲歌之意。

於是以下，太史公亦有感慨意云。

掉尾有逸氣。

此傳始末摹寫汲黯仇直而不

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汲鄭列傳 全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

學無術，亦稍稍見。

然字屬下句有力。

使越奇矯，制又奇。

爲人數句，一篇綱領後皆有應。

大夫。一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一虛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實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一河南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一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虛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虛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一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虛弘不大體，不拘文法。一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伏後案。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上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轉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伏後案。常慕傅伯袁盜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

棄，借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一幸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

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應性倨。天子方

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

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應直諫。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應犯主顏色。公卿皆爲

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

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

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

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一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

將言望見黯避
帳中，故先從青
弘常見時來說。

以下節節矯正時事。

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結

必字貫下矣字住。

上字連上讀。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應面折。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一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此指弘。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此指湯。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應面折。上愈益貴弘，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

也。反應上敬禮。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一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應性倨。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一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一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一應前。始黯列爲九卿，提。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應犯主顏色。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應

直諫。

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

下擾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一應犯主顏色。及渾邪至，

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次上默然者五，黯亦危矣。

應直諫。

上默然不許，應犯主顏色。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

力字屬下句讀。

不得與朝廷議，
與願留禁闔，皆
足以發明忠君
之心。

一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闔，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一卒後，

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一黯姑姊子司馬安，

亦少與黯爲太子波馬。安文深巧，與黯相反。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

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客

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

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

君，鄭君死。一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戾，聲聞梁楚之間。一

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

賓客，夜以繼日，好客。至其明日，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徒出此句。其慕

長者，如恐不見。好客。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一好客。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省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一莊爲太史，誠

衛人句特以儼
汲黯附見文與
傳首有懼於古
之衛君者相發
云。

有味其言之謂
常引以爲賢於
己之言。

帝請以治行而
莊漫无可否故
下卽以趨和承
意不敢甚引當
否接之而以然
字轉下。
此兩人性行不
相似然同喜任
俠同好黃老其
廢也賓客同落
故太史公合爲
一傳。

門下，客至無貴賤，好客。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好客。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與豔面折反。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結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利承意，不敢甚引當否。一與豔直諫反。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儻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一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一鄭莊汲黯，總結兩人。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一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感慨深
情，從朋友不救
腐刑中來。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儒林列傳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直敘。

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

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

仲尼千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

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

文學興廢，世代
沿革，此文備之。

首以讀功令廣
厲學官之路而
發嘆，蓋嘆六藝
之廢而興之難
也。六藝興於孔
子，至秦而廢，漢
興之初，尙未能
復至。武帝尙儒

學。招文學之士，而公孫弘、詒承，輔以興之。於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宜之路者於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首敘孔子刪詩書作春秋以備宗也。

者多錄焉。一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細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宣威之際，倒掣轉。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

以下敘文學自漢始興。

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

太史公於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匡下取漢相，於自

敘亦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屢書不一，蓋深歎夫儒效不自於天下，而文奸飾詐，爲經術之差也。

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首尾喚應。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酷吏列傳 全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前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聽訟二語復明其說此太史公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
破觚二句謂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

錯非酷吏比特借言酷之不可爲耳

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開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正說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反說言道德者，溺其職矣，闕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此老子道經之言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黷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虛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率入廁，上目都，都不行。實上

酷吏十人，行多相類，而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畫出一幅強人。

將敘都獨先嚴酷，而必先之以是時民朴，句所以深著其失也。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鄧都。一 小結。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草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一都爲人勇，插入。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廉請寄無所聽。公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一鄧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一 倍事形容。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虛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實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一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

傳都爲人，插入中閒，傳成爲人，卻提撥在首，隨題變化，不拘定格。

小吏必陵其長，寬從郡守畏如大府句變來。

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極其形容。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省語。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

成傳皆無事實，
空自形容，欲盡
得其爲人。

爲都尉必陵太
守，又從小吏陵
長吏，句變來。

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總

與汲黯俱爲忤，

借形。

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

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弃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聯上。事益多，民巧法，大抵束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

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爲能，見吏非自酷，由上佐之，詞婉而意深矣。

摹寫禹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詳湯傳。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聯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應禹傳。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此

下合敘。

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僞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

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不不覆案，見老吏手段。求官屬陰罪。湯爲人

多詐，舞智以御人，綱領。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交私，根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贊

所謂知陰陽。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尙書

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

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

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詐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

卽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

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結

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詐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

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

自上方鄉文學，
至釋湯所言，皆
湯多詐舞智以
御人處。

此下章法皆整。
卽上意數句，又
從所愛者擄法
活之二句變來。

是往往釋湯所言。

贊所謂人主與俱上下。

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

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

陽浮慕。

不避寒暑，

詐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更多爲爪牙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一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

闕，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

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結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一會渾邪

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

是承上指，巧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

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

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兵興賦重，民窮
鮮生，此用酷吏
之由也，一篇根
原在此發之。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結

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人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一湯之客田甲，廣前。雖賈人有賢

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而去，未必匈奴之爲也，故曰：自此羣臣震懼，筆意洋溢矣。

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

結上生下。

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爲

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

三詳驚，寫湯甚妙。

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詐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

前云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猶竟其事未奏，末云三長史皆嘗湯欲陷之，此三節敘事起伏脈。

學長短與上讀春秋，皆謂深文勝湯者，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計言之，與前又相照。

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詐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綱始長史朱買臣，目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三人合已而失官，守長史，詛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三人合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太史公先曰指湯曰責湯曰傷湯曰怨湯曰害湯又曰怨之曰患之曰欲陷之曰欲死之又曰有郤曰心望極其形容皆爲天子果以湯懷詐使使責後張本

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詐。」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從前話。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入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了兩入案。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一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廉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一結果前事。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一趙禹中廢，又及禹。已而爲廷尉。一始條侯以爲禹賊深，提前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

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根縱有

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一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

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

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

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枝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

功爲岸頭侯。一寧成插入。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容御史大夫弘曰：「臣

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

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

無值寧成之怒。」暗接蒼鷹。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先說寧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
成，猶先說郵都
之威，然後說成
能陵都也。

曰重足一跡，曰
不寒而栗，曰鷹
擊毛摯，形容至
骨矣。

取爲小治，姦益
不勝，極見酷吏
之無益。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

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氏佐吏爲治。一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客插入。然其治尙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主一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波閹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

一 陡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陡客。

溫舒而下，皆湯故吏，故每日事張湯，意深至矣。

快其意數句，又從上意所欲罪與深禍者數句變來。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即十餘人。雖有百罪，即陰重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一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省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

野無犬吠，句從道不拾遺句變來。

溫舒殘暴事，不靈載本傳，復見楊僕傳。

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綱鑑上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省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一義縱爲內史，客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過接。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提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過接。

楊僕傳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溫舒及盜賊之故。太史公重爲傳，酷吏不在僕傳也。

兩言溫舒爲人，卻入在第二次作中尉時，又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類如此。即無勢者數句，又從快所欲，弗法有避滅宗變來。上疊無勢，而有勢者復出乎此，情理畢達眼中，以下猾而大猾，乃爲用文字之纖密，眼目之歷落如此。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客復爲中尉。又接上。爲人少文，屋廷，愾愾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鋸，音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攻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結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總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

彼酷吏死事皆詳。

彼湯處言酷吏之由，彼舒處言酷吏之害。

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了尹齊案。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應篇首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廬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直指使。諸輔都尉，及故九

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此與篇首上下相通句應。以文辭避法焉。

以上總敘酷吏之害。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虛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實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一王溫舒免中尉，率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

上所欲擠數句，
即湯傳上所欲
罪所欲釋兩端。

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眠。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滅宣相編，幸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應者嚴決法廷尉繫令。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

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一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百萬矣。

人主與俱上下，
謂與人主俱上
下也，倒用便奇。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抑然郅都伉直，揚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抑方略教導，

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一句結
盡美刺具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收法。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鷲，水衡閻奉，扑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大宛列傳

張騫出使一段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

起奇特。

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

張騫鑿空通路，其事亦有奇者，太史公不爲立傳，而於大宛傳見之，且突然首提，蓋特惡騫始倡其事云。

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

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旣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將言月氏無報胡之心，應前常怨仇匈奴句，特先詳敘其所以云。

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接首三句。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在

前下留騫十餘歲句，又兩下留歲餘句，總爲去十三年張本。大宛在匈奴以

下，太史公以要領提出。

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狁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游俠列傳

全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生，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客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

此傳氣勢闊達，正太史公憤激著書處。

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
百餘年，連下讀。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主其行雖不軌於正義，抑然其
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此游俠本領。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揚且緩急，人之所時
有也。」此句辭不迫而意獨至。太史公曰：四字疑衍。昔者虞舜窘於井廩，接上緩急句。

太史公發憤本
意至此盡顯。

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
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
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提 見游俠不可無鄙人有言曰：以

下並詭言。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

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
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此即上嚮其利句意。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

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

雜敘旁引，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家，曰曷可少，曰是爲難，曰有足稱，其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宛曲矣。

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揚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立傳本意。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抑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揚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提醒篇首語。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抑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揚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結出本意。

因田仲父事朱家，劇孟行類朱家，故附見朱家傳內。

專者此冷語，見孟益實。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鞵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實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一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一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之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一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瞿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一篇主意，先提於此。

自此至不使知也，一一應在後。

此上已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帝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一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應以德報怨。罪其姊子，及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一結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

虞書無重待我
字。

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又應以德報怨。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一結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應不矜其功。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應折節。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應厚施薄望。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又結。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一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

此處有生色。

數語蔽解之罪。

軹人楊季，季王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一又結。解爲人短小，複說。不飲酒，出未嘗有騎。一應爲儉。已又殺楊季主，接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應發於睚眦。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不接而接。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應少年報仇。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一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抑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末句直應前舉
豪之徒游俠亦
醜之句。

滑稽至鄙變，乃
直從六藝語說
來，此即太史公
滑稽處。

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遠遼有退讓君子之風，揚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抑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揚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滑稽列傳 全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一篇要領。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綱數使諸侯，未嘗

子完傳作三段，看初以大鳥喻而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中以穠田喻而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而以罷長夜之飲句結之，總是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意思。

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日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目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目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穠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

次酒醉千年以
來獨豐。

極意摹寫。

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一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曰：「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希鞬鞠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聯絡。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綱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日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楛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貧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日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似優人口語。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賅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

此下三段，總歸善爲笑言，合於大道二句上文，卽篇首談言微中二句意，特變文耳。

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聯絡。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目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一始皇嘗議欲大苑囿，目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一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目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

卒。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一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

此贊滑稽，語亦近滑稽。此談言微中之驗。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日者列傳

全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以下闕缺。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一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

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

或謂此傳，褚少孫所補，今按呂東萊劉辰翁俱云此太史公所作，觀其寓意頗深，蓋班史所謂崇處士而謂勢利也。退之王承福傳本此格，永叔每作文必先誦此傳一過。

等卜暨於聖人，便有尊崇之意。

此以卑汚二字爲眼目。

卻翻出賢高二字爲眼目，以形卑汚。

賤簡亦只卑汚意。

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一 有景。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一 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有景。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以觀於世，未嘗見也，應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汗。」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有景。「觀大夫類有道術者，應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

之卑污也。」

披髮一段，言二大夫未知其道術。

自賢之行至不，愧也，先舉賢行以起下文。

自今公所謂至公等是也，反覆辨其非高賢。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披髮童子乎？」引喻無知。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應前類有知。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一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

以下連用五今
夫提講，反覆自
道賢高，以折其
卑污之說。
述而不作一句
爲綱領，必法天
地四句正是述
而不作處。

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
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
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
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
也。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
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一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提卜者，必法天
地，應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
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
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
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
何負哉？結且夫卜筮者，提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
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而以義置數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結今夫卜筮者，提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引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提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結公見夫談士辯人乎？引喻。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

此篇借日者以
譏尊官厚祿而
不忠不才妨賢

竊位，且與高齋
鳴晨寇盜等，豈
能如日者之隱
居卜筮，不求寵
榮而有禮有德
哉？篇中反覆極
論，雖其忿激之
詞，亦足以風
世之貪位慕祿
者。

太史公一篇主
意歸結於此。

夫卜者，導惑教愚也。提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一何知長者之道乎？

應前總結。

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有景。於是攝衣

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糶，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一久之，宋忠使匈

敘宋忠賈誼務
華絕根勢高
益危身無所處
之意。

此傳議論未了，
忽出敘事敘事
未了又出議論
縱橫變化莫知
其端與游俠傳
並稱千古之絕
矣。

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於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貨殖列傳 全

老子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爲必不然。「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音晚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音妙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棄取之也。

遜自傷家貧，不足自贖，故憤而作貨殖，先敘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

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如圖碁之置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作，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

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故篇中連用富字。

千乘數句，漢武府庫虛乏，賈及王侯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暗伏後案。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暗伏後案。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

二十、九十、八十、三十，皆言米斗之直。

貴上極則反賤，即上文賤之徵。貴之說，一篇關鍵。

借陶朱公形己意，非陶朱公語也。

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
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
著之理，務完物，無不有也。無息幣，無停息也。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
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
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
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
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
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
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
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應前。後年衰老而聽
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陶朱公治產已
詳越世家，子貢
廢著亦見仲尼
弟子太史公於
此特引以證上
文富好行其德，
富得勢而益彰
二句，非爲二子
立傳也。
此傳於敘事中
著精神。
人棄二句，卽上
物賤之徵貴，貴
上極則反賤之
說，亦篇中關鍵。
賈字屬上字，讀
出字，疑當作凶
別爲句，方與歲
執相應，實上
文人取我予意。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應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出當作凶。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占歲法。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

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繪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結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一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

記五方州郡物產及其習尚處，錯綜橫佚，指數歷歷，其文尤妙。

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一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僊、儻，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輶其道口若車轂之湊。以所多易所鮮。一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一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

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音冀。伎。音冀。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

上楊平陽當是地名而陳爲衍則此楊平陽不當爲姓名矣况下文溫軹亦地名乎或謂陳椽者言商肆之多如陳列屋椽亦通。

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羈縻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僇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慳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

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其胸中包括輿圖已盡，如行旅逐勝，可畫爲圖，故其言縷縷，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

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齷，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邑，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

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一結總之楚越之地，重說。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晉安。贏蛤，不待買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芻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夫天下物數語，
結上生下。

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揜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

以下連下許多
千字，而句法參
差，長短相間。

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此言國土之所出。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此言每國之所出。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

家貧親老七句，與下無巖處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詞。

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筆，便是絕好文字。

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坩，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糴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總積處。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扞茜千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鮐紫千斤，鱖千石，鮑千鈞，棗

貪賈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嘗出如糞土，故五之。

卓鄭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挈瓶之智哉！

此下敘富，逐段換文法。

粟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汝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買」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一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一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齎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

傳刁閒而語如此，又傳之變。

此證人棄我取之必然。

孔氏之雍容。一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一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一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一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由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

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一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應前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皆非有爵邑奉祿，總弄法

犯姦而富，盡椎埋，疑有誤。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一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家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

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與前素封相應。

太史公自序

全 小序不載

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敘處，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

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聩玄孫邛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邛於殷，漢之伐楚，邛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孺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

指陳六家得失，
有若斷案，歷百
世而不能易，又
其文法貫串，疊
疊如珠，燦然奪
目。

太史公於道家，
獨有褒無刺詆，
處蓋歸重於道
家也。

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知雄守雌，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一夫陰陽四時，以下又複上所云。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

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如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

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行天下，
因覽名山大川，
與燕趙間豪俊
游，故其文疏宕
有奇氣。

神大用二句重
出，恐是及芟
處。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扞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

邵字恐誤，必周
南召南耳。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

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大夫壅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

呂覽，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說離入秦時作也，而云囚秦古人取其意不泥其詞，類如此。魯郊早祥，至漢武再見，故逃陶唐以來至於麟止，遷之自任亦重矣。

此書情辭幽深，委蛇遜避，使人讀之有傷，倒呼以爲其抑鬱無聊之況。

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戾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

附

報任少卿書

依文選六臣註本校定

太史公

遷父諱也。

牛馬走

僕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

書，

五臣本作書賜。

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勲勲懇懇，五臣本勲勲懇懇。

若望

怨也。

僕不相師，而用

善本作用而。流

移也。

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

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辱

動而見尤，欲

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

善本作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

善本作與誰語。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

若僕大質已虧缺矣，辱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見笑而自黜

汚也。

耳！一書辭宜答，敘已所以不能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

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一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敘所以致書之故。

敘已所以不能答。

涉旬月，五臣本無月字。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

不報，幸勿爲過。

僕聞之，敘士所以自立。修身者，智之符，五臣本作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

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

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一 五臣本作也字。故禍莫憐於欲利，敘已不

能自立，虧體辱親，不足薦士。

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

之人，辱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五臣本有者字。衛靈公與雍渠

五臣本梁作字。

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爰絲變

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

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之字。豪俊哉？一

僕賴先人緒業，敘已不能自致功名。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

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善本有又字。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

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

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一響者僕亦善本無亦字。常廁

下大夫之列，申言已不足推賢意。陪奉善本無奉字。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善

自此至爲天下
觀笑，總敘已所
以受禍之由。

此本末句，當管
到受辱著書，且
與下文未易一
二爲俗人言難
爲俗人言相映
應。

本作維綱。盡思慮，今已善本作以字。虧形爲掃除之隸，辱在闖茸之中，不肖類。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善本作世字。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一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敘已與陵素不相善，且盛稱其賢，此掩已救陵之失。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慫慙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一且李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敘李陵兵開事。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

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善不作半字。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善本作旃。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一國共攻而圍之。戰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

一呼勞軍，士五臣本有卒字。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五臣本無更字。張空

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

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敘已所以救陵之意。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

忠實之貌。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善本無之字。死力，

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欲

立效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摧敗匈奴。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

敘陵事曲折甚
備。

觀貨賂三句，則知太史公所以

作貨殖游俠二傳，蓋有爲云。

連用事字相喚

應。

自此至難爲俗

人言也，總敘已

所以不自引決

之意。

素所自樹立使然，指僕之死以下言。

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

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善本無視字。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

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李陵旣生降，頽善本作隕字。其家聲，而僕而佥次也。之蠶室，每重爲天下

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

僕之先，善本有人字。非有善本有所字。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

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善本無俗字。又不能與如也。善本作與能。死節者

次比，相比也。善本無次比字。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

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善本無下死字。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歷借不辱受辱
者以形己之極
辱。

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
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
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善本無士字。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
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言先自引決。今交手足，辱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
息，何者？積威五臣本作畏。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
貴乎？一旦西伯伯也，歷舉古之不自引決者以自比。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
五伯，囚於請五臣本作請字。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五臣本無衣字。關三
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
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言不能自裁，早至亡滅，以出獄吏繩墨之外，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概此不亦遠於知幾。

言激於義理者，則不貪生，不念父母，不顧妻子者，義不得已也。

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一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自字。

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以重施刑於五臣本無於字。大夫者，殆爲此也。結應。

夫人情五臣本無情字。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

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善本無

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接上起下。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

隱忍苟活，幽五臣本作兩字。於五臣本無於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

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善本作彩。不表於後世也。至此方說出本意。古者富貴而

名善本無名字。磨善本從手。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五臣本

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戛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惜所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裁而死也。
太史公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有國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善本作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五臣本作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五臣本無行字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天文地理，善本作人字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善本作以字著此書，言所以不自引決者，意蓋在此藏之善本作諸名山，傳之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一旦負下未易居，貧忠義之節而爲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五臣本作此字語遇遭此禍，終言已不足以薦士重爲鄉

黨所戮辱也善本無戮字。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之字。丘墓

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閨宦。

寧得自引出也善本有於字。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

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五臣本無與字。僕私心刺謬戾也謬也五臣

本從系。乎？今雖欲自雕琢曼美也。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祇善本作適。足

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五臣本有故字。略陳固陋，謹

再拜。

此書大旨，總是
卻少卿推賢進
士之教，故四字
爲一篇綱領，始
終亦自相應。